

他们都是生活家，看天看大地

“星星分为两类，一类我们抬头仰望，另一类我们低头寻找。”

□ 记者 | 阙 政

时隔半年之后，TOMAS 重新踏上了青海“摘星”的征程。相距数千公里之外的上海，张勃在“五雲坊”俯瞰他来自宇宙的友人：陨石。

有人说，整个地球的树木比银河系的繁星更多，北京的欣欣正带着儿子寻找树上的鸟窝。

而奉贤的天地间，博士后彭三岁忙着给孩子们论证“七星瓢虫到底有几颗星”。

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：生活家。

带着神兽看鸟，重新发现身边的万物生态

北京的四月，春暖花开，万物复苏，家里的两只小“神兽”，眼看也是要关不住了。在因为疫情而闭门不出的那两个月里，小神兽和天地间的万物一样，悄悄地长大了一点点——从前辨不清的方向，慢慢能辨识了；从前数不清的数字，渐渐也能数明白了。假如依然“关禁闭”下去，孩子的认知能力可就要错过了这个可以尽情发展的春天。欣欣决定——要带孩子出门了！

可是，去哪儿呢？疫情仍有反复，跋山涉水不合适。哪里可以既有天地灵气可投入，又能释放小神兽每天过量的精力呢？想来想去，还是自家绿化面积高达 70% 的小区，最合适！

听说，这个地球上的树木，比银河系浩瀚宇宙的繁星还要多。带着神兽去小区 20 万平方米的绿地认识一下成林的绿树，岂不妙哉？但她很快发现，对于小学生来说，“认识树”还是稍稍难了一点儿，小男孩儿，不如还是从“找树上的鸟窝”开始吧。

找树，找鸟窝，每天下楼终于不再只是倒垃圾取快递了。

带着神兽找鸟的第一周，先把小区线路图、全景图、卫星图分别按照相同的比例尺打印出来，一个妈带着自家两个、隔壁家一个总计仨神兽，沿着“藏宝图”，用脚丈量了整个小区，把所有挂着鸟窝的树都在地图上标记出来。

带着神兽找鸟的第二周，仨神兽统计出了三个不同的鸟窝总数，经过反复复核、优化标记方法之后，达成统一意见：小



乌鸫雏鸟在窝里嗷嗷待哺。

区共发现 59 个鸟窝。

带着神兽找鸟的第三周，孩子们开始“守株待鸟”，乘着“有鸟窝的地方必定有鸟出没”的信念，他们等出了一个又一个蚊子包。鸟没有等到，意外地在湖边遇到了回巢的绿头野鸭。

终于，乌鸫来了！这个季节的乌鸫，已经谈妥了恋爱，下好了鸟蛋，雌鸟在家孵蛋，雄鸟在旁警戒。不但分工明确，防盗体系还特别有一套“声学系统”——鸟儿从不在自己的窝里放声大叫，以免被人发现了老巢。雌鸟如果想临时飞开一会儿，就会发出尖锐的金属声，敌人可能听不到，但雄鸟一定能收到信号；相反，雄鸟如果从外面回巢，也会用翅膀扑棱几下，在几近沉默中表示“老婆我回来了”的意思。假如你听到鸟儿悠扬的鸣唱，那就表示他们正在外面撒欢呢，兔子不吃窝边草，乌鸫不在窝边叫。

当蛋壳出现缝隙，孩子们就知道：小鸟快要孵出来了。为了等小鸟离巢飞翔的那一刻，大太阳都挡不住神兽们观察的热情。终于有一天，一只毛还没有长齐的小乌鸫，开始试探着，扇着自己柔嫩的羽翼，往温暖的窝外扑腾——孩子们从正午等到太阳落山，这只胆怯的初试生命活力的小乌鸫，终于扑腾到了隔壁相距十米远的另一棵大树，扒在树枝上，半小时都不敢挪动一下。“看起来非常非常害怕。过了一会儿，大鸟飞去喂食，小乌鸫又特别激动。那天，一直到傍晚，小乌鸫都保持着僵硬的姿势，实在累